

有效校本课程决策的条件分析^{*}

丁念金

【摘要】 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的主要条件有:文化精神条件,包括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和民主精神;决策机制条件,包括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体制、课程决策权限的合理划分、科学的校本课程决策程序和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方式;决策人员素质条件,包括课程决策意识、课程理念、课程决策的知识与技能;课程资源条件,包括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运筹条件,包括通盘考虑、有效的课程领导、合理的课程监控。

【关键词】 有效 校本课程决策 条件

【作者简介】 恽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上海 200234)

笔者近年来在与中小学在校本课程决策方面开展的合作研究中发现,不同学校的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性程度很不相同,要达到较高的有效性,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结合相关的实践研究和理论思考,笔者认为,有效校本课程决策的条件主要有:文化精神条件、决策机制条件、决策人员素质条件、课程资源条件、运筹条件。

一、文化精神条件

人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条件下进行的,而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文化精神。校本课程决策作为以学校为本位的课程决策,它的有效进行需要一定的文化精神条件,精神有如下几种:

(一) 进取精神

有效地开展校本课程决策,意味着有关人员尤其是教师的责任进一步加重,这对于有关人员来说既是提升人生价值的重要机遇,又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为这要求有关人员为此付出更繁重、更复杂的劳动,要使有关人员自觉地、积极地承担起繁重而复杂的劳动,就需要这些人员具有很强的进取精神。进取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本来是充满进取精神的,《周易》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

《论语》中所说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2]等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后来,由于森严而固定化的等级秩序的长期影响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守旧、安于现状的因素逐渐增多,这些因素对人们的进取精神产生着消极的影响,这种状况至今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保证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文化精神中增强进取的精神,并使这种精神对有关人员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学校范围内尤其应该如此。

(二) 创新精神

有效地开展校本课程决策显然要求有关人员在课程上进行创新,而人进行创新活动的倾向和动力首先来自于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不同社会的文化,其创新精神的强弱是不同的,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人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3]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原本是包含有创新精神的,《尚书·盘庚上》中的名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都体现了这一点。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文化中的创新倾向显著地弱化,这是校本课程决策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校本课程决策研究》(项目批准号为 09YJA880086)的研究成果之一。

的一个阻碍因素。为了有助于有效地开展校本课程决策,就需要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尤其是在学校范围内,继续促成中国社会的文化进化,在文化精神中增强创新的因素,并使参与校本课程决策的有关人员受到这种创新精神的实质性的影响。

(三) 民主精神

校本课程决策作为一种“草根现象”、“群众运动”,其出现是教育领域内民主精神增强的体现,其实质是将课程决策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学校层次,其有效进行要具备民主精神增强这一条件。首先,要使有关人员积极主动地参与校本课程决策,就需要这些人员认同校本课程决策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其次,在开展校本课程决策的过程中,要使校本课程决策真正有效,就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参与人员的作用,这就需要参与者们都具有民主精神。那么,民主精神从何而来?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文化精神。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成型之后,其主流是缺乏民主精神的,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精神才逐渐增强,目前又显示出民主精神增强的趋势。为了保证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进行,就需要适应并促进文化精神中民主精神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在学校文化的范围内应该增强民主精神。

二、决策机制条件

校本课程决策作为一种复杂的团队型决策,其有效进行需要以合理的课程决策机制为保证。所谓课程决策机制,是指进行课程决策的内在方式及其原理,它包括课程决策体制、课程决策权限的划分、课程决策程序和课程决策方式等方面。就当前我国的学校层次的课程决策而言,要使决策有效地进行,需要从课程决策机制的这几个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

(一) 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体制

构建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体制是保证校本课程决策有效进行的一个重要的保证。20世纪70年代,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发生了一场“校本课程运动”,这场运动效果不佳,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体制。当前在中国,目前有许多学校在开展校本课程决策,其中部分学校建立了校本课程决策体制,如建立校本课程决策

机构和相应的规范,因而课程决策进行了相当有效;而有些学校则没有建立相应的体制,因而这些学校的校本课程决策比较随意。校本课程决策应该遵循这样的发展方向:所有学校都构建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体制,当然,不同学校的校本课程决策体制可以有所不同。

(二) 课程决策权限的合理划分

校本课程决策表明学校具有一定的课程决策权限,而要有效地进行校本课程决策,还需要在学校层次上进一步合理地划分课程决策的权限。首先,需要确定参与校本课程决策的人员组成。据国外的经验,校本课程决策的参与者要包括校长、教师、学生代表、家长和社区代表、用人单位代表、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等方面的人员。^[4]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参与校本课程决策的人员来源往往较窄,即多半主要只包括校长、教师、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等方面的人员。为提高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性起见,我们认为参与者范围需要扩大。其次,需要明确划分参与校本课程决策的各方面人员的权限,以确保课程决策的每个参与者都享有相应的权力。如何划分校本课程决策中的决策权限呢?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而在当前无统一的理论模式的情况下,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校情进行划分。

(三) 科学的校本课程决策程序

有效的决策需要以科学的决策程序作保证,“明确决策流程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之一”。^[5]校本课程决策也是如此。总的来说,课程决策的基本程序包括研究决策目标、明确决策问题、收集和处理决策信息、形成初步方案、评估和确定方案等环节,^[6]校本课程决策一般也应该包括这几个环节,但校本课程决策的程序可能会比课程决策的基本程序更复杂,而且往往要因具体的学校而异;即便是在同一所学校,校本课程决策的程序也要因具体的决策任务而异。据我们对校本课程决策现实的了解,当前我国大多数学校在校本课程决策程序方面还相当随意,规范性不够,因此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也大打折扣。而且,国内外都缺乏对校本课程决策程序的专门研究,缺少可供校本课程决策活动应用的这方面的成果。但我们应该尽快走向科学的课程决策程序。

(四) 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方式

任何活动都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校本课程决策也不例外。在公共决策领域,决策方式问题已得到较多的研究,该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多的可供利用的成果。然而,由于课程决策是一种复杂的专业决策,而且课程决策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课程管理问题所掩盖,因此在课程决策领域,决策方式的研究很薄弱。当然,在课程决策领域也已形成了少量的成熟的决策方式,美国课程论专家施瓦布提出的“课程审议”就是其中的一种。近年来,课程审议方式在国内外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应该说,课程审议也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校本课程决策,但我们还需要开发更多的校本课程决策方式。

三、决策者素质条件

参与校本课程决策者的素质直接制约着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性程度,为了提高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性,就需要有意识地养成和提升决策参与者的素质。课程决策者的各个方面的素质都影响到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性,其中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课程决策素质,而课程决策素质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课程决策意识、课程理念、课程决策的知识和技能。

(一) 课程决策意识

课程决策意识是课程决策者自觉地、积极地进行课程决策的心理倾向。从“意识”一词和课程决策的基本含义来看,课程决策意识包括如下基本内涵:课程决策者自觉地、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在当前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也是课程的决策者,认识到自己在课程决策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认识到自己的课程决策权力与职责;并自觉地将课程决策活动与自己的人生价值、专业地位联系起来,形成强烈的课程决策动机。有了课程决策意识,决策者就能积极参与和认真对待课程决策活动,自主地在课程决策中发挥作用,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课程决策权力和职责,并积极地探索提高自己的课程决策效能的途径。

(二) 课程理念

这是关于课程的根本观念。“课程理念”是近年来我国课程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很抢眼的术语,但

关于它的构成,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课程理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社会观,因为课程总是受社会的制约,并要为一定的社会服务,因此它要体现一定的社会观;(2) 人的发展观,因为课程总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因此要体现一定的人的发展观;(3) 教育价值观,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确定,课程中学习评价标准的确定和学习评价方式的选择,都要体现一定的价值倾向;(4) 知识观,通过课程决策而形成的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广义的知识,这就要在课程决策过程中遵循一定的知识观,如关于知识的本质和来源、关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等问题的观念;(5) 学习观,因为课程总是提供给学生学习的,是以学习为基点的,因此要体现一定的学习观。

(三) 课程决策的知识与技能

这是从事课程决策活动需要运用的知识与技能,具体地说,它主要包括:相应学科的知识与技能,例如相应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一定量的前沿性知识技能;有关学生发展和学习状况的知识和分析学生情况的技能;有关社会发展的基本知识和分析社会的技能;在课程决策中进行判断与抉择的技能;课程决策的实际操作技能,如进行课程决策各个环节的活动的技能,即确定决策目标、明确决策问题、收集和处理决策信息、形成初步方案、评估和确定方案的技能;人际沟通与协作技能,因为校本课程决策一般是以团队形式进行的,在课程决策中,各方面的决策者需经常性地进行沟通与协作。

在目前的中国,校本课程决策参与者的课程决策素质是比较缺乏的。例如,有人的调查研究表明,教师参与校本课程决策的总体水平不高,部分教师对课程决策持有阻抗和彷徨的态度,只有部分教师对课程决策持接受态度;教师缺乏课程决策的经验和训练,教师课程专业能力无法满足课程决策的需要。^[7]早在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校本课程运动中,由于校本课程决策的参与者们缺乏课程决策素质,因此,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性较低。目前,还需要花较大的力气去提升校本课程决策参与者的课程决策素质。

四、课程资源条件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课程决策过程是将课

程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课程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有效性的重要保障是课程资源。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需要的课程资源可划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素材性课程资源,即那些作为学生学习内容之素材的资源。素材性课程资源蕴含着或体现着相关的学习内容,或者是学习内容的直接来源,它包括教材或作为教材之来源的其他素材,而教材包括多种形式。在校本课程决策活动中,需要对相关的素材进行加工,使之变成作为课程的表现形式之一的教材;或者对已经成为备选教材或原初教材的东西进行选择 and 二次加工,使之成为适切性较高的、直接可用的、新形式的教材;或者对这些素材进行综合的、转化性的加工,在此基础上形成课程的其他表现形式,如校本课程方案和某一门校本课程的课程标准等。

另一类是条件性课程资源,即那些为校本课程决策活动的开展提供外围性条件的课程资源。这类课程资源又具体包括人力资源、环境资源、技术资源和财力资源等。在人力资源方面,校本课程决策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决策参与者,而且需要这些参与者达到较高的决策素质,尤其是对于校本课程决策者之主体力量的教师来说,要使他们能够真正参与课程决策活动,就要让他们具有充足的精力,而要使他们有充足的精力,一个重要的措施是配备足够数量的教师,这样,单个教师必须用于实施课程的工作量就不至于太大,因而他们具备参与校本课程决策的时间条件。因此,在当前我国的中小学,需要适当扩大教师编制。在环境资源方面,特别需要具备社区对校本课程决策的支持、社区充足的文化资源、校内积极的决策活动氛围等。技术资源中特别重要的有校本课程决策涉及到的设施条件、信息技术等。财力资源尤其指进行校本课程决策所直接和间接需要的经费条件。

就当前我国校本课程的实际来看,在校本课程决策的资源条件上还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是资源总量太小,尤其是在财力资源方面,有些学校仅仅是“意思意思”,投入的资金极少,不能满足有效校本课程决策的需要;其二是素材性资源的种类不够,主要是限于计算机网络资源和应试用的教辅资源,只有部分学校有多样化的社区资源等;其三是人力资源不够,尤其是教师数量不够,而且教

师不得不将过多的精力用于实施国家课程,以应付考试的需要,因此很少有时间用于校本课程决策;其四是经过精细加工的素材性资源不够,这不能充分适应教师没有足够时间用于素材性资源的精细加工的状况;其五是许多学校没有设立用于校本课程决策的专用财力资源,校本课程决策工作所需的财力资源往往只能从其它工作的财力资源中少量地取得;其六是各个地区之间、各个学校之间资源不均衡,有些地区和学校相对充足一些,而有些地区和学校则很缺乏。这些问题都是迫切地需要改变的。

五、运筹条件

校本课程决策活动的有效进行,需要借助有效的决策活动的运筹,即有效地运行、操作、筹划等。就校本课程决策活动的运筹的有效性而言,特别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通盘考虑

校本课程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我们时刻需要通盘考虑。首先,要将整个课程运作过程的各个环节统整起来考虑。虽然课程决策活动具有集中性的一面,是整个课程运作的第一个环节,它的主要部分发生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的开端,但是它又具有弥散性的一面,它还渗透于课程运作的其他各个环节,即渗透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环节。我们需要将集中性的课程决策和弥散性的课程决策统整起来考虑,将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统整起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校本课程决策的任务得到整体性的认知和履行,才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实现决策目标。例如,课程决策的方案不能在课程运作的起始环节就告终结,而应该在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过程中不断地调适、修正和完善,为此,我们需要全面而连贯地考虑各个阶段的课程决策,围绕课程决策方案的初步形成、确定、修正和完善而不断地努力。尤其是,课程决策方案是要用于实施的,决策方案是否正确和有效,要通过课程实施来印证,因此在课程决策中应该将决策与实施密切地关联起来。例如,德鲁克认为,有效决策的一个要素是将在决策中充分考虑实施,在实施中进行反馈。^[8]其次,要将校本课

程决策与学校的其他各项工作统整起来考虑。校本课程决策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与学校的其他工作如学校对国家课程的实施、学校的文化建设、学校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各项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校本课程决策与其他相关的学校工作统整起来作通盘的考虑,才能在提高整个学校的工作效能的同时使校本课程决策活动更加顺利而有效。

(二) 有效的课程领导

在校本课程决策中,校长不但是决策的参与者,而且是决策的领导者,要提高校本课程决策的有效性,就需要提高校长的课程领导的有效性。总的来说,校长的课程领导在校本课程决策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这也正是提高校长课程领导有效性所要努力的几个方面:其一是为校本课程决策提供合理的学校教育哲学,并以此来指导校本课程决策活动。所谓学校教育哲学,是指一所学校共同信奉的教育理念,主要包括学校的使命、愿景和育人目标。^[9]其二是调动所有相关人员参与校本课程决策。校本课程决策需要多方面的人员参与才能达到较高的有效性,而要使这些人员积极的投入到校本课程决策中来,在校本课程决策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则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去调动。其三是在校本课程决策过程中起协调作用。校本课程决策作为一种复杂的团队型决策,其参与者是多方面的,各方面的人员在立场、观念、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往往各不相同,要使这种决策朝共同的方向进行并达到有效,就需要校长的协调。尤其是,有效的校本课程决策经常需要决策参与者们形成共识,而共识意味着:所有成员都要做出贡献;每个人的观点都受到鼓励和承认;分歧被视为有帮助的;每个人都有机会随时发表对课程问题的看法;持反对意见的人可以要求对此问题试验一段时间;所有的成员分享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成员对最后的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10]在共识的达成上,校长的协调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三) 合理的课程监控

校本课程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校自己的事”,但要使校本课程决策有效地进行,还需要对与相关的活动过程和结果进行监控,即进行课程

监控。在此,“监控是一项根据已设定的目标,在定期的、持续的、系统的检查过程中,有计划地搜集有用信息,以采取任何必要行动的常规工作”。^[11]为了有序、有效地开展课程监控,19世纪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课程监控机制。国内有人主张,我国应该积极吸收国外课程监控机制的成功经验,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监控机制,^[12]笔者赞同这一看法。课程监控机制应该纵贯地建立于各级课程管理系统之中,如国家和地方都要有专门的课程监控机构,学校也应该有专人负责课程监控。课程监控机制作为课程管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涵盖对课程运作的全过程即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环节的监督、检查、调控和指导。就校本课程决策而言,课程监控要关注校本课程决策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中重点是监控校本课程决策是否按规范进行,是否具备必要的资源,决策过程的有效性如何,对此过程加以适当的控制,并适时地提供必要的指导和相关的保障。

参考文献:

- [1] 周易·乾卦·〈象〉曰。
- [2] 论语·子罕。
- [3] 【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283.
- [4] Colin Marsh et al., Reconceptualiz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0, pp. 48- 66.
- [5] 王鸿春, 周灿. 有效决策[M].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6: 18.
- [6] 丁念金. 课程论[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253—255.
- [7] 张廷凯. 课程决策与教师专业能力发展[J]. 课程·教材·教法, 2009(2).
- [8] 厉一梅. 对企业管理者如何进行有效决策的分析[J]. 中国电力教育, 2009(18).
- [9] 陈建华. 基础教育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76.
- [10] 【美】Leo H. Bradley. 课程领导——超越统一的课程标准[M]. 吕立杰等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 62.
- [11] 【美】戴维·米德伍德, 【美】尼尔·伯顿. 课程管理[M]. 吕良环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8: 84.
- [12] 王中男, 王宁. 基础教育课程监控机制: 一个亟待关注的课程领域——构建课程监控机制的国际经验[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9(1).

(责任校对: 焦方瑞)